

江山美人



秋夜雨寒◎著

JIANGSHAN MEIREN

这天下，纵然重过一切，
却重不过胜过自己性命的所爱之人
惟愿能携如花美眷，
一起看天边云舒云卷，共忘流年

中华书局
CHINA CITIZEN

江山美人

秋夜雨寒◎著

JIANGSHAN MEIREN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山美人 / 秋夜雨寒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
2012.4

ISBN 978-7-5430-6328-0

I. ①江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5804 号

选题策划:吕 洋

著 者:秋夜雨寒

责任编辑:赵 可

封面设计:姚姚工作室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zbs@whcbs.com

设计制作:姚姚工作室

印 刷: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18 字 数:262 千字

版 次: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: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CONTENTS

目录



- 【第一章】 千里茫茫情如梦 · 001
- 【第二章】 人生若只如初见 · 020
- 【第三章】 试问几时把痴心 · 046
- 【第四章】 恩仇须倾红颜泪 · 077
- 【第五章】 饮忘川情长恨短 · 102
- 【第六章】 感离愁伊人憔悴 · 128



CONTENTS

目录



【第七章】 难解青丝绕指柔 · 157

【第八章】 风云起浮云生死 · 182

【第九章】 天不老情意难绝 · 211

【第十章】 纵使相逢应不识 · 234

【第十一章】 携手美眷任逍遥 · 261

第一章

I I A N G S H A N M E I R E N

千里茫茫情如梦



空阔的草地，草色葱郁，几棵矮壮的树，鹰鹫低飞，寻找着地面上在打斗中死去的囚徒的尸体。

这儿，是乌蒙国最出名的皇家狩猎场。

抓来的人被丢在里面，互相打斗，胜的人苟活，败者就是鹰鹫的食物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奇怪的味道，让在里面的人变得好斗，六亲不认。

外围有一处高高筑起的楼阁，楼阁最上面，有精致的桌椅，上面放着大大的碗碟和丰富的食物以及水果。

一女子，裸露着白皙的肩，及丰满的胸，姿势慵懒地靠在一个垫子上，头上的钗垂着的珠在风中微微被吹动，如同她唇畔娇媚的笑，皓齿微露，红唇似血。

桌的另一边是一个正在风华的年轻男子，一身黑衣，肤如雪，一头长长的黑发垂在肩头，狂野如狼，眼神嗜血中透着冷酷，眉头微蹙，一手举杯，一手垂于一侧，手指细长，指甲苍白。

另有一个年纪很轻的男子跪在他身侧，温柔地替他按摩双肩，言行暧昧，却又似怕着，低垂眼眉。

女子漫不经心地吃着水果，轻轻扫了一眼身旁这一对男子，眼神中有着困惑。她就是想不明白，名震乌蒙国的大将军申莫言竟然有断袖之癖，放着娇艳美人不理，却偏偏宠幸着这样一个柔弱无助，颜却如玉的年轻男子，真是奇怪！

不过，这男子倒真是漂亮。

“皇后，瞧什么呢？”申莫言懒洋洋的声音响起，“宝儿可是我的心爱之物，您可别打他的算盘，要是您实在喜欢，等哪日臣玩得倦了，送了来，讨您个欢心。”

“呸，鬼话，皇上知道了，不得治你个口出狂言之罪！”女子面上一红，啐了一口，半恼半嗔地说，“不过是瞧着你这心爱之物果真是生得漂亮。难怪对着阿茹公主竟不动心，你这心爱之物若是着了女装，阿茹必得羞得找个地自裁才成。”

申莫言哈哈一笑，一口白牙怎么看也像是狼的感觉，似乎随时要吞了面前某人，眼神凌厉得完全不加掩饰。

“那下面着灰白衣服的是什么人？”申莫言眉头突然一蹙，盯着下面正在拼命打斗的二人，语气严厉地说，“他好像并没有被药物所控，竟然对自己的对手有怜悯和忍让之意，而且武艺不错，不像是我们乌蒙国的技艺。哪里弄来的？”

“是大兴王朝的人。”女子瞟一眼场内二人说，“叫什么司马玥，已经连着胜了三场，武艺不低，今天是第四场，本宫瞧着，这场也是要胜的。”

“司马玥？”申莫言不满地说，“皇上真是大胆，竟然弄了个姓司马的进来，要是传到大兴王朝，边关一定会再起战事！”

“司马强残废了，吴蒙也已年长，申大将军，此时离当时战事已经过了十几年，你怎么还如此谨慎？难道你祖父去世之事仍然让你心有余悸不成？”一个声音在二人背后响起，听来有些狂妄，“再说，朕不说，他们哪里会知道。”

申莫言面无表情，冷漠地说：“皇上，消停些吧。”

来人搂着皇后坐下，端了杯酒大口喝下，眉头一皱，大声地说：“申莫言，别仗着你是朕表弟就不知天高地厚！哼，朕毕竟是皇上，随时可要了

你的小命！”

申莫言眼皮一翻，不屑地说：“切，随便，我的命本就不值钱，想要，随时拿了去！”

“你——”皇上差点没背过气去，瞪着申莫言，就差上去直接掐死他得了，“你个臭小子，要不是看在舅舅的分上，朕，朕，定会活剥了你生吃了你！”

“好啊，就怕你剥不了吃不下。”申莫言漠然地说。

身为乌蒙国相国的幼子，小小年纪已经名震乌蒙国的冷血大将军，面前这个窝囊皇上，他根本不放在眼中。

皇上气得脸发青，一把推开怀中的皇后，盯着申莫言，眼睛喷火，盯着，心里头转着，申莫言，是舅舅最小的儿子，行事乖张，天下女人送他面前也不动声色的一个冷血人物，不娶妻纳妾，偏偏养了个漂亮的男子做宠物！

他真想生喝他的血。他恨他恨得牙痒痒！

申莫言哈哈一笑，手一挥，空着的手上多了一把锋利的匕首，不屑地看着面前的皇上，狂妄地说：“皇上，您想吃哪块？剥哪块？要不，先弄点血尝尝？味道是甜的，很好喝！”

皇上一愣，身体猛地后退，脸上有了畏惧之意。

“他是怎么回事？！”申莫言突然一指下面，“胆子不小，弄个姓司马的进来玩，难怪父亲总是不放心你，要辛苦地替你主持朝政！”

申莫言所指之人，正在下面与人打斗。他着一件灰白色衣衫——也许原本颜色不是这个颜色，只是时间久了脏了——头发有些乱，神情却仍然凛冽沉稳，年纪大概在二十出头，因为距离有些远，看不清楚面容。

皇上脸上的表情简直可以用狼狈二字来形容，眉眼全部皱在一起，却不能发火，口中勉强解释：“可他杀了朕派去大兴王朝的商人，朕岂能饶他？！朕让人下了毒弄了他来，但这小子中了可感乱精神的药竟能连胜三场，朕要看看他究竟能坚持几场！”

“我要带他走！”申莫言毫无商量余地地说。

“不行！”皇上不太有底气地说。

“那好，来人，拿我的箭来，我要亲手杀了他，断了后患！”申莫言冲身后十米外的兵卒说，完全不管已经气得脸发青的皇上。



跪在一旁的年轻男子立刻起来让开，却不抬头，隐约可见他脖颈皮肤之细之白宛如上好的玉脂，隐约看得见血管。

皇后在一旁悄悄打量着，这个被申莫言视为宠物的年轻人究竟是男是女？此时，这年轻人衣领微敞，露出前面大半截细腻白嫩的肌肤，胸前平平，是个男儿身。

似是察觉有人在悄悄打量自己，年轻人微抬头，完全是一张绝美的女儿面容，尤其一双眼睛，美得宛如山间深潭的水，雅而清。

有兵卒取了一把乌黑的弓箭过来，申莫言接在手，搭上箭，拉开，嗖的一声射出。那箭也是乌黑的颜色，因为箭头淬毒，阳光下泛着诡异的蓝光。箭头的毒可让中毒之人当时毒发身亡，并在半盏茶的工夫化成血水，从此后世上再无中箭之人。

司马玥眉头紧蹙，与对面并不相识却一脸狂热的男人招招相对。这已经是第四个了。

突然，感觉有一物从自己耳旁半尺处嗖的飞过，带着一股淡淡清香，却冷凌如同刀刃。他忙用手中剑逼退对手，看向前方。

离他不足二十米处，两支箭相撞在一起。由他这个方向飞过的箭直直地迎上从远处一个楼阁方向射出的箭，并将它分成两片。来箭分成两片后不减速度地分飞向两个不同的方向，而那射开此箭的箭也是余势不退，向着楼阁方向直直而去。

申莫言脸色一变，好箭法！伸手一接，虽然此箭已经因着分开他射出的箭减了些势头，但他接的时候仍然觉得手腕虎口处隐隐发麻。

“小心箭上有毒！”皇后轻声提醒。

申莫言不屑地说：“这天下还没有可以毒死我的毒。不过，这箭上没毒，而且制作精美，竟然是用并不坚硬的桂花树树枝做成，仍然带着桂花淡淡的香气，倒是个有趣之人。”

说着，他看着前方，两匹高头大马突然从不知何处蹿了出来。

其中一匹马上之人伸手一捞将正在迟疑中的司马玥带上马背，掉转马头迅速离开。另一匹马迅速紧跟其后离开，这一切发生不过是瞬间。隐约只看得清是两个身着黑衣之人，面上蒙布，看不清容颜。

看马瞬间的转身和速度，可知是万里选一的良驹，且训练有素。

“他们不是射箭之人，虽然身手灵敏，但不可能救人的同时再射箭！”申莫言冷漠地说，从楼阁上一跃而下落在下面由兵卒看管的自己的坐骑上，一紧马缰绳，那马一声长嘶，向着二人离开的方向追去。

那两匹马的脚程极快，申莫言所骑之马也是不可多得的良驹，于乌蒙国中精挑细选而出，紧紧追在后面。突然，又有一匹马冲了出来，挡在他面前。

这是一匹通体雪白的马，全身上下无一根杂色，仿佛冬天最干净的雪，纯净无比。马上坐着一个头戴帽子的白衣人，通体白色，看不清是男是女，且帽上有纱，遮住了容颜，只隐约有些淡淡清香，是干净的味道，微甜微冷的味道。

“什么人？！”申莫言厉声问。

来人不说话，只是出面阻拦他的马，给带走司马玥的人一些时间。那马机敏得很，并不靠近申莫言的马，且看姿势，似乎是打定主意随时奔驰离开。

申莫言盯着来人，一身素衣，身体藏在宽大的披风下，仿佛整个人都藏了起来，却又透着一种让人不由自主心折的气质。“你们是大兴王朝的人？”

来人只是轻轻点头，并不开口。

“司马玥是什么人？你们要从大兴王朝跑来这儿带走他？”申莫言勒住马，冷漠地问，“不是说大兴王朝和乌蒙国两国互不来往，不涉足其中半步吗？！怎么你们大兴王朝先违了约，不仅进到乌蒙国，且闯入这皇家私苑？”

他看不清来人，来人却可以透过面前的纱看清他，只是并不开口，仿佛没有听见申莫言的话。此时，前两匹马早已经没有了踪影。

“别考验我的耐心！”申莫言语气一凛，随手取出马上所放的刀，话语间已经一招递出，带着杀气，卷起一阵寒风，意欲去掉来人面上的纱看清其容颜，“我申莫言见一个大兴王朝之人就杀一个，免得我祖父在九泉之下寂寞！”

来人身体后落，避开申莫言的刀风，一拨马头，手中突然多了一把剑，剑尖带风逼歪申莫言的刀，趁申莫言重新出招前，一拍马背，那马儿立刻



闪电般离开。这匹马脚程不仅远在前两匹之上，也非申莫言的马匹可比。

申莫言没有追赶，他看着那匹马在视线中迅速消失，然后有几缕头发轻轻飘落在他的手背上。这是刚刚那人的剑风斩下的几缕，他唇角滑过一丝冷漠的笑。那个被劫走的司马玥绝非寻常人，而这前来带走他的三人也绝非非常的武林人物，尤其是这刚刚离开的白衣人，虽不出言，却有一种不可亵渎的高贵气质，且武艺出众。

这人所出一招，看似平常，他竟然从未见过，看不见杀气却足可随时取他性命。

返回楼阁，申莫言重新坐下，那叫宝儿的男子立刻重新跪下替他整理有些乱的头发，动作极是小心，差不多快到一根一梳的地步，唯恐不小心弄断弄掉一根头发。

“人呢？”皇上余惊未消地问，“来人，立刻去追！朕要看看是什么人竟然敢当着朕的面把人劫走？！”

申莫言把玩着手中的箭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你省省吧，他们配了上好的马匹，而且武艺极好，追不上的。宝儿，我累了，回府！”

宝儿立刻恭敬地站起身，替申莫言披上披风，小碎步地跟在后面，竟然不和皇上皇后说一声，就与申莫言一起下了楼。

“这臭小子！”皇上看着已经到了楼阁下的申莫言，嘴里骂着，“不过是相国的杂种，还不知道是哪个贱女人生的怪物，竟然敢这样对联，朕总有一天要收拾他们！还有那个男宠，也眼中没朕，哪天朕得了机会一定要将这贱人送到军营供天下人享乐！”

“皇上，您还记得上个月，您在宫中宴请相国，阿茹公主和宝儿说了几句话，申大将军立刻当着众人的面割了宝儿的舌头，说是若是再与他人有染，立刻动手剁手，动脚剁脚，存了心就剜出心来吗？”皇后笑了笑，说，“听说，申大将军最爱宝儿一双眼睛，从不让人看，也不许他与人对视。宝儿他只怕是不敢而非不敬。”

皇上想起来了，当时，就在宴席上，申莫言面不改色地割了这个叫宝儿的宠童的舌头，就因为阿茹公主与宝儿说了几句调情的话。这宝儿立时疼得晕死过去，却也不敢吭半声出来。

“他就同他父亲般，根本就是怪物一个！”皇上恨恨地说。

申莫言的府邸有着大大的院落，收拾得极是干净，近乎冷清，树都是那种高大的需要仰视好半天才看得到全貌的大树。

进府，申莫言挥了挥手，示意随从下去休息。

“宝儿，陪我去书房。”申莫言声音冷漠地说，“我累了，想要好好休息休息。告诉府里的人，没事不要来打扰我们。”

他似乎并不记得宝儿的舌头已经让他割了去。宝儿只回头看一眼一直跟在后面的两个随从，二人轻点头转身离开，传了申莫言的话到了管家那儿。

宝儿随着申莫言进了书房，并轻轻关上门。

申莫言躺在一张大大的舒服的卧榻上，闭上眼睛休息。那卧榻对着的书房墙上有一幅画，画上有一个人，与宝儿有几分相似，只是年幼些，大概就是十一二岁的模样，素蓝的衣，黑发散于肩上，浅笑，明眸，清秀动人，却比宝儿更干净纯粹些。

头像只绘至及肩的位置，是申莫言亲手所绘。

宝儿从未听申莫言说起此画的事，也未听申莫言言及画中为何人，是男是女。他偶尔偷偷看过，对着镜子，自己似是与画中之人有几分相似，但也不全像，画中人，黑发垂肩，眉眼如水，比自己更多些美丽可亲、单纯高贵。

但自己得宠，定是与此人有关联，尤其是二人的眼睛颇为相似。

突然，脸上一热，申莫言的巴掌已经落在他脸上，顷刻间红了一大片，唇角流出血来，头隐隐作痛。

“不许看画！”申莫言冷漠的声音响起，“你不配！你的眼神会玷污这画中人，除了我没人可以直视这画中人！滚——”

宝儿立刻从书房中退了出来，站在书房门前静候，泪水一滴滴滑落，却不敢发出一丝一毫的哽咽。

半个时辰后，申莫言自书房出来，面色已经变得平和。他看着站在书房门口低头不语的宝儿，用手抬起宝儿的脸，看着脸上的掌痕，声音温柔地说：“去找些药敷上，歇息会儿。我要去我父亲那儿，你就不必跟着了。”



宝儿立刻轻轻点头。他知道，申莫言可带他去到任何地方，包括皇宫，但相国府，是他不能踏入半步的地方。

申莫言只带了两个亲信骑马去了相国府。

在离将军府大约十里之遥，皇宫东侧，有一处可与皇宫一较高下的院落，甚至更多些威严，雕梁画栋，入目一片不可仰视的富贵。这就是当今的相国府，实际掌控乌蒙国大权的相国府邸。

申莫言在门前下马，有劲装男子立刻上前接了马缰绳。纵然是一向狂傲的申莫言到了此地也敛了些风头，垂眼进了府门，另有一中年男子迎了上来，似乎是熟悉得很，躬身施礼，“公子来了。”

申莫言点头，问男子：“我父亲在吗？”

“相国大人刚刚自朝中归来。听说今日在狩猎场出了点状况，有人当着您和皇上皇后的面劫走了一名狩猎场的猎物，是吗？”男子言语到还随和，不太拘谨。

申莫言点点头，随中年男子到了相国府的议事厅。

相国双手背在身后正在欣赏一盆盛开的兰花，他极爱这种有些孤傲的花，府中养了许多，全是天下极品。此时面前的兰花正开着，香气袭人。

“父亲。”申莫言沉声喊。此时他才像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大将军，举止行为都稳重了许多，只是散于肩上的长发仍然有着不可掩饰的狂野和桀骜不驯之意。

“嗯。”相国轻轻应了声，依然看着兰花，曼声道，“莫言来了，今日可有趣事说与父亲听听？这年纪大了，日子过得乏味了，也就你会讲些有趣的事情为我添些乐趣。”

申莫言深知，在父亲面前，这乌蒙国就没有秘密可言。同时，父亲生性多疑，谨慎冷酷，若有隐瞒必生不如死。自己的母亲就是因此被父亲生生折磨而死的。

父亲说，身为青楼女子没什么不妥，在他之前有过别的男人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，却在他面前隐瞒与旧时情人的关系，最是可恶。然后父亲关了自己这位爱妾和爱妾的旧时情人于一间房中，饿着他们，渴着他们。到后来，那二人神经错乱，竟然彼此饮血而生，食肉而活，至死已经惨不

忍睹。

那时，他才不足五岁，祖父便带他去了边关。自此他随祖父一起征战沙场，见惯了尸骨如山、血流成河，十几岁时就已经是名闻乌蒙国的冷血将军，杀人不眨眼。

有人说他，其狠毒相较相国，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
“听皇后讲，被劫之人叫司马玥，是皇上三日前自大兴王朝带来的。皇上说，此人杀了他派去大兴王朝的人，所以让人下了毒带了来，放在了狩猎场，用于猎杀玩耍。”申莫言谨慎地说，“当时孩儿欲一箭结果了此人，免得落下后患，却大意让人劫走了司马玥，但孩儿定会亲自查清此事。”

“司马玥？”相国面上微带疑惑之色，重复了一句。

申莫言轻声说：“孩儿担心此人是大兴王朝的重要人物，否则不会有大兴王朝的高手前来乌蒙国冒险救他。”

相国点点头，慢慢地说：“捉来了三日，我才知道，真是老了，耳朵不灵光了。人要是年纪大了，真是百无一用。”

申莫言低声说：“是孩儿疏忽！若不是皇后多一句话，孩儿也瞒在鼓中。孩儿已经和皇上说过，谅他不敢再多事。”

“嗯。”相国慢慢应了一声。

司马玥被人挟持在马上，只听得耳边风声呼呼，身体却动弹不得。

“玥皇子，您坐好，恕在下粗鲁，此时顾不得太多。”马上之人声音沉稳地说，听声音应该是个青壮男子，“此时仍在乌蒙国境内，那申莫言是乌蒙国最为心狠手辣的人，在下向锐王爷保证，一定要毫发无伤地带您回去。”

司马玥一愣，锐王爷？！他最敬佩但从未见过的人。“锐王爷？！真的是他吗？”

“是的，在下是锐王爷跟前的随从殷陌。”殷陌沉声说，“玥皇子不要说话，风急，小心呛着。”

好像是在山间路中，两边全是树和山石，司马玥只觉得两边哗哗有声，应该是树叶快速向后的声音。

后面的马追上来，风中听见有个温婉沉静的声音说：“哥哥，他们并没

009

第一章
千里茫茫情如梦



有人追上来，忆敏和忆白在后面，我们要不要等等他们？”

“主人说过，一定要把玥皇子完好地带出乌蒙国，我们还要穿过边关，吴将军已经安排人在那儿。”风中，声音听来有些飘忽，殷陌大声说，“他们兄妹二人武艺出众，不用担心。”

“好的！”殷青也不再多话，二人一拍马身以最快的速度向前。

天色稍晚时，到了另外一处树林，树林处站着一个人面相普通的男子，一身平常衣服，似乎是附近的百姓。看到山路间急奔而来的殷陌殷青，男子一吹口哨，三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从林中奔出，马头微扬，骄傲雄壮，一声长嘶，马蹄轻刨地面。

殷陌殷青二人也不多言，各自各自马上一跃而起。殷陌把司马玥放于其中一匹马上，自己落在旁边一匹上，与殷青一前一后把司马玥的马夹在中间，丢下一句话，“少爷和小姐在后面！”

说话间，三匹马已经没有了踪影，只剩下尘土飞扬。

过了不长时间，路上再次出现尘意，两匹马从远处飞奔而来。这人一声口哨，一匹黑马自林中出来，他纵身跃上马匹，飞奔而来的两匹马已经在他上马的时候跑到了前面，他一拍马背，紧紧跟上。

天色已晚，一行人在一处隐蔽的树林处碰头，因为怕引起人注意，没有点燃任何火苗，而是借着天上星光，静立于树林中。在树林处出现的那人纵身跃上树，警觉地察看四处情形。

“皇上派出的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申莫言。”殷陌低声说。

“是的，他笃定我们要从他防守的边关闯出去，所以，此时应该已在边关守候。”一个沉稳的少年声音响起，十五六岁的年纪，着一身素衣，和另外一个素衣之人站在一起，个头比后者高一些。

殷陌点点头，轻声说：“听吴将军说，此人不仅狠而且极是聪明，几次战役中，也吃过此人的苦头，中了此人的毒箭，幸亏当时他的副将反应快，一刀斩断他中箭的胳膊才幸免避过。”

“我见过他。”那个站在刚刚说话的素衣之人旁边的人轻声说，声音清脆如泉，让人听着极是舒服，仿佛花开眼前，眼见着花朵一点一点绽放的放松呼吸的惊喜，“他一定到过大兴，我在饮香楼与他曾经对桌而坐，当时

我十岁，和苏姨妈、悦儿一起在饮香楼吃东西。他也就是二十岁左右，样子和现在差不多。”

殷青一愣，“他如何能这样自由出入我们大兴王朝，尤其在京城？”

“应该可以。听雅丽公主说过，申莫言的母亲原本是大兴王朝的女子，当年被人掳去乌蒙国卖入青楼，然后被纳为小妾，生下了申莫言。这申莫言有一半大兴王朝的血统。”殷陌笑笑说。

“我和妹妹在路上商量过，由我假扮玥叔叔，和妹妹、熟悉此处地形的车护卫一起，直接和申莫言正面冲突，你们趁乱带玥叔叔迅速离开，交于姨父后，再来接应我们。”少年公子沉声说，夜色中一张脸清俊出众，有着与年纪不太相符的沉稳镇定。

“这太危险，你们这次出来，本就是瞒着锐王妃，要是万一……”殷青立刻摇头说，“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还是你们带着玥皇子离开，我们兄妹二人带着车护卫闯申莫言的军营！”

“不行。”少年公子立刻说，“你们二人必须完好无损地把玥叔叔带回去，这也是来时父亲一再交代的。不论出现什么状况，玥叔叔一定不可以出任何差池！这是大兴王朝的国事，不可因为私事误了国事，辜负了当年皇爷爷的恩情。”

“少爷——”殷青为难地喊了声。

“在外，我父亲不在，你们就要听我们兄妹二人的安排。以我们兄妹二人的剑法，申莫言根本敌不过我们，又有雅丽姑姑给的解药，他的毒也奈何不得我们二人。”少年公子依然沉声但不容反对地说，“且妹妹轻功最好，剑法以轻灵为主，绝非那申莫言可比。”

殷青看了哥哥一眼，殷陌没有说话，看来，锐王爷出来之前确实是交代过，只得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

司马玥听这三人对白，隐约听出，这一对素衣少年，应该是一对兄妹，而且应该是锐王爷的一双儿女。

申莫言坐于兵营大帐内，宝儿静静立于一侧，呼吸都放到最轻。

“过来。”申莫言冲宝儿笑了笑，看他乖巧地走到自己眼前，扯了扯他



身上的衣服，不满意地说，“怎么穿这种衣服？我最喜欢看你穿那种素蓝的衣服。去换了那件我让人特意缝制的衣服过来陪我喝几杯。”

宝儿立刻退了出去换那身素蓝的衣服。那种蓝得有些恍惚的颜色，极浅，却极清爽，仿佛蓝色在雨水中润开了。这虽然是冰凉的颜色，却透着一份安稳和温暖。

换了衣，宝儿对着镜细细收拾了。下意识里，他总有些模仿书房那幅画中人物的神情神态。

回到大帐，申莫言侧卧在案前正自饮酒，下面，几个着装艳丽的女子正在起舞。宝儿没有到案前坐下，而是在申莫言斜对面一个位子上坐下，正好和申莫言对面而坐，一抬头，正好彼此看到彼此。

这是申莫言和他定下的规矩，他不解为何，但顺从着。

申莫言端着酒杯，玩味地看着宝儿。此时的宝儿，头发松松挽着，着一件素蓝的衣服，恍惚间看不出是男是女，美丽的容颜，怎么看也像是个女子。这天下，竟然有如此相像的人儿，只可惜，他终究不是她，他只是个长得像她的宠童。

“你长得真漂亮。”申莫言轻轻叹了口气，很是满足地喃喃说，一点也不似他平时的冷漠残酷，仿佛怕声音大了会吓着宝儿般。

宝儿总是不明白，申莫言究竟为什么要自己陪着。他从来没有沾过自己的身，虽然两个人同居一室，同睡一床，却各自歇着，私下无人时他最多的亲热也就是看着自己的脸发呆，表情痴情而恍惚。

申莫言突然哈哈一笑，声音中有着让宝儿浑身一哆嗦的狠毒：“可惜，可惜呀！可惜你是个男儿身，我却不是个真正的断袖之人，哈哈——宝儿，你不过是我的一个玩物，一个如同猫狗般的宠物，有人会和自己的宠物有肌肤之亲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别存那些念头了，我对你，无欲无念无想无爱。”

宝儿的脸立刻变得惨白，呆坐在那儿，身体变得僵硬。

突然，一张脸出现在他眼前，一双手轻轻抚过他的脸，轻轻的声音，喃喃地响在耳边：“不过，你确实是很漂亮。我想，她应该慢慢会长成这个模样。我天天想，她长大了会怎样？想啊想，就想成这个样子——一个漂亮得离谱的男人。只要你好好地保护着你的脸，只要这张脸永远保持着年